

《當代中國》海外精裝版推出



趙泰來致力推廣中華文化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在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國家經歷了許多風雨與起伏，終於迎來了現在的富裕強盛，在參加各項熱烈慶祝的活動之餘，作為一名國民，亦想了解關於中國的一切。全套一百五十二卷，共二百一十一冊，介紹中國內地當代發展的大型叢書《當代中國》海外精裝版，即將推出。

負責出版這套叢書的中華文化產業集團主席趙泰來，是著名收藏家，他昨日向新聞界介紹《當代中國》詳情時表示，該集團前身是香港祖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成立，主要是在回歸前為內地出版一些愛國教育和文化推廣的圖書，過程中曾獲費彝民、霍英東、何賢、馬萬祺等名人經濟贊助。現發展成集團公司，除了出版，還有推廣中國文化、中國文物保育及慈善事業的開拓。

這套《當代中國》叢書，早在一九八三年開始籌備，一九九一年由內地的中國當代出版社陸續出版，歷經十七年，動用十多萬人編寫，於九九年完成，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李鵬清、丁關根等出席了總結大會。由於這套叢書是邊撰寫邊出版，過程中有不少都已售罄，中國當代出版社希望重新出版完整的一套，但因財力有限，便與中華文化產業集團共同合作出版，該集團表示，現已投入過億元資金。

為慶祝建國六十周年，《當代中國》叢書精裝版會全新推出二〇〇九套，出版後會捐贈給世界各地三百多間孔子學院，內地三百多個省市圖書館，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館、圖書館，還有各地專上學院，另打算於明年舉行的世博會上，捐贈給一百八十九個參展的國家。該叢書亦接受個人及企業贊助捐贈書籍。

《當代中國》叢書文字多達一億，圖片三萬幅，內容共分二十三類，包括有政治社會類、政法類、群眾團體類、對外交往類、人事管理類、工商管理類、商業類、經濟類、財政金融類、基建類、交通通訊類、能源類、冶金和機械類、化工和輕紡類、國防工業類、農業類、科技類、文教衛類、傳播類、藝術類、省市自治區類、國防與軍事類及專題類，是了解中國內地數十年來發展的「百科全書」。該叢書以簡體字出版，日後才考慮出版英文版或日文版。

《舞！舞？舞……》分享台前幕後日誌

城當新作細訴舞者苦與樂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喜愛從文學、音樂擷取創作靈感的本地編舞家黎海寧，今次回歸舞蹈最基本步，以舞蹈本身出發，創作最新作品《舞！舞？舞……》，細訴關於舞蹈、關於舞者的種種心情與疑慮，由幕後苦練至台前演出過程中的笑與淚，與觀眾分享最貼身的舞蹈私日誌。

何謂舞蹈 為誰而舞

《舞！舞？舞……》的名字，用了三個不同的標點符號，「！」代表了舞蹈帶來的喜悅與快樂，「？」代表了舞者面對的問題和思考：什麼是舞蹈？為何而舞？為誰而舞？，而「……」則是舞蹈的延續，意猶未盡。

這個作品，動用了「城當」十四位舞者。經過多年的共事，黎海寧對他們各人的特質和個性，都很熟悉，例如她形容「很有動感」的邢亮，「最頑皮」的黃秋文等。在編舞的過程中，她會與舞者傾談，問他們對舞蹈的一些看法，然後把他們作為舞者的一些經歷和故事，放進作品中。

今次演出，將開放四面觀眾席，拉

近舞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舞台上，有排練室常見的鏡子、扶杆，黎海寧運用這些物件，把它們由日常接觸的平凡物件，逐步演化成舞者的心理反映。

開放舞台 拉近距離

黎海寧請來闊別舞壇多年的彭錦耀，參與文本創作、即場翻譯與參與一段演出。彭錦耀於一九八三年至八七年間為城市當代舞蹈團成員，其後到台灣發展，繼而到澳洲及新西蘭進修翻譯及語言學。黎海寧說，作品中將有表達舞者心聲的文字雙語出現，而彭錦耀本身亦學過京劇，他將演出一段戲曲身段，因她覺得戲曲身段跟舞蹈也很有關係。

此外，每一晚的演出，黎海寧均會請來不同界別的友好擔任嘉賓，他們將以過來人的身份與台上的舞者對話，互相呼應。黎海寧說，有這個構想，是因為一般演出，通常在演出後才設藝人談，讓觀眾與藝術家交流，她則把這交流的部分，放在演出中間，令觀眾感受一場更貼身的舞蹈演出。她希望讓觀眾看到舞蹈不是離他們很遙遠，舞蹈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擔任今次服裝、布景及燈光設計的幕後班底，本身都是舞蹈出身，包括由編舞家伍宇烈擔任服裝及布景設計，以及由曾是城當舞者的吳文安擔任燈光設計。屆時，觀眾亦可近距離看到現場

燈光效果的操作過程。城市當代舞蹈團之《舞！舞？舞……》，將於七月三日至五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黎海寧（左五）、彭錦耀（左三）與「城當」舞者合照（本報攝）

華派書法藝術亮相天津

【本報訊】記者李遠天津報道：華派書法藝術展日前在天津和平區文化藝術中心開幕。共展出清末民初大書法家華世奎書法作品四十餘件及其單傳弟子耿仲揚、再傳弟子等書法作品七十餘件。

華世奎為清末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列天津「華、孟、嚴、趙」四大書法家之首。他自幼聰穎好學，拜天津名士楊春吟為師，二十九歲中舉，入宮後任內閣中書，授榮祿大夫，官階二品，辛亥革命之後回歸天津。

本次展覽展出了華世奎早、中、晚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作品，包括楷書、行草書、隸書、信札，碑帖拓片和出版過的字帖，榜書、寸楷、小楷也應有盡有，是近年來對華世奎書法藝術的一次較全面的展示。展覽至本月十七日。

◀華世奎書法作品（本報攝）



▲舞者在排舞常用的扶杆上起舞（本報攝）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李志文

愛護名聲 全力卯上

李寶春無負「李少春之子」盛名

林》李寶春在振興票房唱《野豬



戮力表演「文武雙齣」

第二晚李寶春的演出，是前《陰陽擊鼓罵曹》、後《大鬧天宮》。「文武雙齣」可說是「李派本門」傑作，當年李少春和李萬春郎舅二人在上海打對台，互相競以「文武雙齣」作招徠。而「文武雙齣」也者，必須文要能真唱、武要能真打，不能只擅長一樣。而這種重視觀眾反應、愛護自己名聲的態度，正是近年內地一些青年演員所欠缺的。

李寶春這回有機會來港演出，知道香港觀眾懂戲，也知道自己背負着「李少春之子」之名，不能夠給父親丟臉，更希望讓闊別已久的香港觀眾看看自己近年的長進，因而確是「卯上」、拚了命也要演好的。而這種重視觀眾反應、愛護自己名聲的態度，正是近年內地一些青年演員所欠缺的。

《陰陽擊鼓罵曹》是李寶春此行的重點劇目，看得出費了不少的心思，但效果卻有可資商榷之處。《擊鼓罵曹》是傳統老戲，講述三國名士禰衡被曹操小看，用為鼓吏，因而在筵席上當眾擊鼓痛罵之，但最後為曹操所騙，送信說降劉表而被殺害。李寶春此劇改動不多，演出也中規中矩，擊鼓更頗有感情和氣勢，但在此劇之後，李寶春卻再加了一齣崑劇《陰陽曹》，講述禰衡死後心深不忍，在陰間重現當年「陽罵曹」的情景。如此也就不免出現唱詞唸白上的重複，而且，兩劇中間還加插了兩名公差的敘述解說，也就成了「三度重複」，令戲劇效果大打折扣，觀眾的情緒也無法集中。

《陰陽罵曹》編排可商榷

無疑，得自崑劇「傳」字輩老藝人倪傳鉞的《陰罵曹》，是一齣值得保留的老戲，李寶春「創新」之心也值得欣賞，但演出不能重複、更不能牽強「硬湊」。看來，如果李寶春以後還要《陰陽》並演，可以考慮《陰罵曹》只保留唱腔，特別是邊擊鼓邊唱部分，而且以抽象手法出之，即禰衡死後在陰間再作不平鳴，曹操、文武百官不必上場、更不必重複對答一番了。

《大鬧天宮》很多劇種也有演，京劇中的孫悟空也有很多不同演法，如誇張猴子形態和動作的是「人學猴」還是「猴學人」也有過一番爭論。而李少春的猴，明顯是大猴而不是小猴，而且是一位很有個性的「齊天大聖」，絕不受「皇帝老兒」的氣。李寶春《大鬧天宮》很能演出「猴王」狂放不羈而又頑皮愛鬧的性格，形象、動作和臉譜俱具美感，開打和多下「出手」、「劈岔」均見工夫。

演出結束離港前，有機會問李寶春一個問題：你認為你的京劇「老戲新唱」，是在大陸會成功一些還是在台灣會成功一些？

李寶春的回答是：論客觀條件，在大陸一定好



▶李寶春演出《陰陽擊鼓罵曹》一齣

得多，但改革不可能走得這麼遠。

據「小寶」說，在一次赴京演出中，國家前宣傳部長丁關根也曾經問過同樣的問題，他也給予同樣的回答，丁部長似也有同感焉。

為京劇發展近況感嘆

自九十年代初赴台定居以來，李寶春得已故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的幫助得以不斷在京劇的繼承與創新中作出嘗試，從這一點說，李寶春是幸運的。但說到底，整個京劇藝術和事業的繼承與發揚，又豈是一個「小寶」和新劇團所能承擔得了的？

對此，李寶春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他感慨今天內地的京劇團有很好的物質條件，排一齣新戲可以花數百萬以至上千萬元，但只要「領導」來看戲了，上台握了手、拍了照，中央電視台也作了轉播，這些新戲也就從此束諸高閣、再無人記得了。

同樣，今天的京劇青年演員，最重要的是「拿獎」，只要參加什麼大獎賽，評上個金獎銀獎，也就以為「差不多」了，那怕連一齣完整的戲都不會演而只會演出其中一小段。

「小寶」慨嘆說：現在內地的京劇演員，大概有一半時間要用在「打關係」上，還能有多少心思和精力集中在藝術和提高上呢？

本報記者 葉中敏 圖、文



李寶春在《奇冤報》飾演的劉世昌被謀害致死，化為冤魂耍五尺水袖走鬼步



▲李寶春在港拜會振興京劇票房，與票友們合攝
◀「振興」會長李和聲、尤婉雲夫婦親切接待李寶春與辜懷群

對李寶春影響最大的兩個人

李寶春今日在藝術和人品上的誠實、正氣，與他的成長經歷大有關係。

作為李少春之子，「小寶」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可說完全「不知愁滋味」；但一場「文革」來到，他親眼看到平日總是正襟危坐、連短袖衣服都不穿的父親，光着膀子在大街上拉車勞動，他心痛極了，但父親只是平靜地對他說：「兒子你記住了，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吃不了的苦。」

「小寶」記得，父親是一個性格內斂的人，平日寡言鮮笑，在家半天不說一句話；但「文革」期間，父子間的對話溝通反而多了，父親曾叮囑他，千萬不要去妒忌他人，「就是全國的老生都不唱了，你的嗓子還是那條嗓子，調門不會因此而長了上去。」

「文革」後李寶春去了美國，努力靠自己打工維生，在食品店當送貨員；那時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老闆教他，按門鈴後就說「open the door」，他就整天記住「我來得多。」（普通話發音）李寶春一生中，除父親李少春外，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有一個人，就是已故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九十年代初赴台後，得到辜振甫的提攜賞識，李寶春才能立足寶島，最終有了自己的劇團和劇院，也讓他在藝術上有了不斷探索和創新的機會。

而不僅「辜老」如此，辜夫人嚴偉雲女士和女兒辜懷群也一直對李寶春愛護有加，從藝術和經濟上給予各種支持與幫助。

對此，「小寶」說只能用「緣分」兩個字來形容。辜振甫年輕時在上海就愛看他祖父「小達子」（李桂春）的「連台本戲」，後來又是其父李少春的忠實觀眾，更奇妙的是，辜夫人嚴偉雲年輕時在上海當家庭教師，東家正是李少春的乾爹。

還有辜懷群，九十年代初留美歸來，在「台大」英文系任教，系主任胡耀恒是位京劇迷，改編了《羅密歐與茱麗葉》，很想請李寶春演，辜懷群只好奉命去當說客，結果是自己也被「說」動了。